

著 生 婆 娑

人 間 地 獄

集 三 第



行 印 社 誌 雜 由 自 海 上

人間地獄

平廣

第二十九回
 舊燕飄零夕
 陽屏故壘
 伊人憔悴遠
 夜聽疏鐘



二六

第三
十回
宛轉千絲
難逃
桃葉江城
五月
又落梅花



文藝

第三十一回

墨飽筆酣

題名

銅膀風斜

雨密

雪涕銀床



文禁

第二
十二回
濁酒三
升嬌
娃宣肺
肺羅
衫丰截
雅客
步平康



文禁

第三十三回
珠鐙千障熱境訴幽情
涼月一丸輕車飛短夢



文世介

第三十四回
淺草平沙妓
姬拾蟹
黃昏花市罷
郎描賊



市鳴

第三十五回

壽宇宵

開遙

瞻牙蠹

影洳

簾人靜

竊聽

脫鈴聲



丁巳



第三十
六回
曉日望湖同
心打槳
生角麥飯捧
角下場

文世宗

第五十三回 身世之感 王孫淒涼 夢琵琶 婦商 淪落 天涯



文苑

第三十八回
陌上相逢酒和恨咽
湖頭稱管淚與言俱



社會小說
人間地獄目錄

第三集

- 第二十九回 舊燕飄零夕陽尋故壘 伊人憔悴遙夜聽疏鐘
第三十回 宛轉千絲難迎桃葉 江城五月又落梅花
第三十一回 墨飽筆酣題名銅榜 風斜雨密雪涕銀床
第三十二回 濁酒三升嬌娃宣肺腑 羅衫半截雅客步平康
第三十三回 珠鑽千障熱境訴幽情 涼月一丸輕車飛短夢
第三十四回 淺草平沙妖姬拾蟹 黃昏花市艷邸描蛾
第三十五回 壽宇宵開遙瞻牙纛影 湘簾人靜竊聽腕鈴聲
第三十六回 曉日蜜湖同心打槳 生芻麥飯捧角下場
第三十七回 身世感王孫淒涼舊夢 琵琶撥商婦淪落天涯

人間地獄
目錄

二

第三十八回

陌上相逢酒和恨咽

湖頭稱貸淚與言俱

社
說
人
間
地
獄

娑婆生著

第二十九回 舊燕飄零夕陽尋故壘 伊人憔悴遙夜聽疏鐘

却說賈大人在王熙鳳家席上敘述他局裏的稽核王厚齋碰見了一個信人寶翠吞烟圖盡定要以身相許程仲梅猜是寶翠家做成的圈套賈大人道這却不然因為寶翠在那邊妓館裏也是一個數一數二的人物生意很好平日寶翠的架子很大要想討寶翠回去的人可也不少寶翠並不是窮無所歸的蹩腳貨當然也不一定。要嫁王厚齋用圈套來套他姚嘯秋道內容怎樣我們暫且不管他但是王厚齋究竟答應討寶翠沒有呢賈大人道王厚齋見性命交關存亡呼吸也只得含糊的答應了寶翠見厚齋一答應便張口吃藥不到片刻將所吞的烟嘔吐得乾淨在醫院裏靜養兩天一切照常現在雖是仍在妓館裏可是天天逼迫着厚齋從速討他生意也不好好的做了看起來弄得厚齋非討寶翠不可這豈不是一件極奇怪的情史麼姚嘯秋諸人聽了全十分詫異賈大人道內地的妓女眼界不高天良未泯容易幹出這樣情痴的事來如在上海決沒有這一類的事了正說之間王熙鳳又走過來聽見賈大人所說的話似真似假的不答應質問賈大人道賈大人見問忙陪笑道沒有說什麼王熙鳳道賈大人你不要賴我聽見了你不是說上海的信人沒良心嗎賈大人道你聽錯了我是說上海的信人有良心呀王熙鳳仍舊不依恰巧賈大人的救星來了下面一陣鈴響喊王熙鳳出堂唱王熙鳳趁勢下臺道我出堂唱去了轉來再問問你賈大人你不要溜走了我是不答應的說罷嫣然一笑。

並且向圍席的人全招呼了一通。纔走這裏各人叫的堂唱也陸續來齊。姚嘯秋因爲攔着他混館裏一個電話匆匆的先走了。誰知嘯秋去不多時便來一個電話約柯蓮孫趕緊到他報館去有要緊的事。柯蓮孫一時摸不着頭腦在聽筒裏子細問嘯秋發急道你不必管什麼趕緊來你自然明白。蓮孫向來知道嘯秋不大和人開頑笑的他所說有事決非假語。便要想就去一想秋波的局叫了還沒有來走了。讓他一個空似乎也對不起秋波。要候秋波來了再走。但是秋波杳無信息心中很是焦灼在這時候忽然秋波的阿姊晴雲來了。晴雲向蓮孫身旁一坐道秋波和姆媽到靜安寺路陳公館裏去了。那邊有堂會唱戲到此刻還未回來。三少你的局票來了。我便打了電話通知姆媽說轉局轉得太多了一時脫不來身恐怕這裏又要散了。叫我來通知一聲代秋波坐一坐。蓮孫道你也太客氣了。叫阿毛來說一聲便了。何必自己跑一踰呢。我到有些過意不去。晴雲道妹妹弗來。阿姊來代堂唱也是應該的。三少也值得這樣客氣說罷。又和蓮孫談了幾句別的話。蓮孫抽出表來看了兩次。晴雲道忙着看表還要趕第二處檯面嗎。蓮孫道今天只有這一處。晴雲道既這樣更可以不必急急散了。可以同走過去等秋波罷。大概那時候他們也該回來了。姆媽和秋波全沒吃飯呢。蓮孫道有人約我去談幾句要緊話。你來時我正要走呢。你們那裏我停一會兒再來罷。晴雲道你有事早說了。我也不坐這般長遠了。說罷使立起身來。蓮孫道你高高興興的剛來我好意思催你走嗎。晴雲笑道自家人說說老實話也沒什麼要緊。客氣了。耽擱你的正經事。那到不好說到這裏晴雲又掩口微笑道時候已經快十一點鐘了。還有誰約你說要緊話嗎。一定不是好路道停一歇我要替你告訴秋波叫他盤問你呢。蓮孫道告訴你也不要緊。是姚嘯秋姚二少喊

我去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事。秋波回來不信，可以打個電話到姚二少的報館裏來問一聲。瞧我是說謊，不是晴雲抿着嘴笑道：你也真算怕秋波了，說罷帶笑的去了。連孫忙謝過買大人也，忽忽的坐車子向嘯秋的報館裏來。連孫是常來的客人，報館裏茶房全認識，不必引道，遂登登一直跑上三層樓的主筆房來，只見嘯秋坐在那裏，靠在寫字檯上，右手擲着一柄東洋鍍銀的長剪刀，左手却按着一張報紙不動，兩隻眼睛從挺厚的克眼鏡裏透出光來，直向攤在面前的一張報紙上上下下亂射，好像是尋找一段什麼新聞似的。連孫走近來，嘯秋並未覺察，連孫先問道：嘯秋，你今天怎麼這般忙？找我有什麼事？嘯秋道：要不忙，我還不找你呢。你來好極了，快替我幫一幫忙。連孫問什麼事？嘯秋道：我們館裏那位管第二張各省新聞的主筆魏先生，他黃昏正要往報館裏來的時候，忽然接着他無錫家裏一封電報，不知說什麼人病危，他匆匆的走了，却送了一封信來，通知我茶房也不管什麼，以為是普通的投稿，便往我檯子角上一塞。一等等到八點鐘，排字房見魏先生不來，外埠稿子不見，發下很爲着急，便和管本埠的一位甘先生說：甘先生也着了慌，走到我檯子上一看，見魏先生有封信來，曉得魏先生是告假了，馬上轉轉灣灣打電話給我，催我就來。我一到見外埠還沒有動，我想我一人決計管不了兩張，我便想着你費心，請你來代庖幾天罷。橫豎外埠新聞也有不少的，訪稿訪稿不殺，再用剪刀剪外埠的報，不銷一兩個鐘頭就完了。稿子發齊了，費心還要一個，說罷便順手將那柄剪刀遞給連孫，又檢出一疊的訪稿信，一併交給連孫。連孫道：剪剪粘粘還容易，這個評有些討厭呢。姚嘯秋道：評有什麼關係？柯連孫道：評是報紙說的話，總算輿論的表現，怎麼說沒有關係呢？我向來不知道你們報上真正的意思，所在還有